橘黃豎談

上

k 104

F 1
キ-9

岡氏藏書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圖書

橘黃豎談序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車其至神工巧思推測隱微則父不能傳之於子子亦不能得之於父在心之靈悟奈何耳豈徒是乎哉至豎之一途亦然其始也必由規矩其及進乎技也則法外有術矣夫法者一定而不可易而疾之變化無窮以一定不可易之法而攻變化無窮之疾若運之掌豎之上也庸工執陳編循舊套左右失措猶趙氏之子徒知讀父書不曉通變開闔操縱節制指麾森然雖如可觀而終取敗衂矣何能濟

247
490.9
K2-23
1
No.2655
旧K104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圖書
慶應義塾大学医学情報センター
昭和47.年7.月4日
富士川文庫
1595

急於已廢銷患於未萌予斯言余聞之於門人尾臺士超士超越後人以技術精詣為其師洩岳翁之嗣矣有延而乞治者症與藥合听言與所察符余是以知其超庸流焉頃者抽胸臆之蘊著橘黃醫談一編不特觀其進乎技亦足以觀其傳覽旁綜莫所不窺之學矣書成乞序於余乃理士超之言而為序

天保二年辛卯春正月

東都　綾瀨漁人龜田梓撰

尾臺逸士超　著

醫藥之方起其來也尚矣何者以民生不可一日闕焉也在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立利用厚生之道又作禮樂刑政所以便使斯民保性命正風俗終其天年者可謂備且盡矣然至疾疢橫夭禮樂刑政不可得而濟也是醫藥之所由作也故雖小道也其於性命益莫切焉是以雖夷蠻無道之邦至醫藥之方各有法存焉豈非其以充切于民生乎

賈長沙曰古之至人不居朝廷必隱於醫卜范文正

公曰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夫醫小技也雖然民生安危存亡係焉故自非君子人焉得當司命之任以與化育之贊乎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夫子之言豈不信夫（戴我哉）

曹胎云閉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出而用藥治病知古今無方可用斯言誠然世之學醫者動輒謂吾方已博吾術已熟起死回生何難之有既而猝遇危急重困之疾方與術俱窮茫洋不知所出始知醫之不易也夫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閉門看古方越人按圖說燕耳是以為醫者雖學窺天人方具古今非深智優才以出之素習精鍊以運之能回之鬼籍者鮮矣學者豈可不盡心乎

張仲景起於漢季醫方敗壞之後挺然超脫時習博賅（貽）前古之方法躬親試之病者而後載之簡策以貽（貽）千後世其方法簡明言論精確疾醫之道詳且盡矣今之所傳雖非舊物苟去僞入訂（訂）錯落就古言而覽之則其舉脉症以論陰陽表裡寒熱虛實視（示）之治法者條理整齊旨義（旨義）明晰洵濟世之大興（興）也在吾醫門宇宙間第一書吾知其涉万世不磨

滅也豈不貴乎
昔者周之盛也周公立宦制設醫職以療萬民之疾
已有其職則方法之備蓋可知矣如周禮之書雖
非無可疑古言古事可得而概見矣洎世降道衰
古法漸廢而邪術起焉神仙長生之術道家修養
之法混入吾醫陰陽五行補虛益氣之說充塞乎
宇宙風習漸移雖卓絶之士不能出其窠窟殆二
千年矣及東洞先生超脫從前之弊風以闡明長
沙之道三代之遺術得再行乎今日實先生之力
也故予以為先生之功不在于仲景之下者
大已貴少彦名二神始創醫道雖事屬渺茫國史所
錄足以徵降臻中古思邈孫氏之一書早傳于此
當時醫法其詳不可知而其道之盛亦何容疑保
平以還諸道陵遲如我醫法殆近乎熄焉慶元以
來奎運隆盛無論儒流至方術之徒俊才英物彬
彬然駢蹟而出其術雖不能脫素靈難經宋明諸
家之範圍亦各有所發明唯至長沙之術則未矣
獨吾東洞先生負贊明離倫之才奮厲激發以興
二千年湮沒之道於散怏鬱簡之餘出乎類拔乎
萃優入長沙之堂奥其著書之富實門葉之蕃滋

誰得嬓隆杭盛耶眞曠古之人傑也哉

東洞先生負卓絶之資眞屈起于百代之下祖述越人憲章仲景排斥晋唐以來虛妄泛雜之論以一新海內其功不大乎夫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焉雖然非常者常人所異且懼也故方其始也莫不疑且怖以爲狂妄先生確乎立志不憂世之異懼而憂道之不明不患人之不信而患術之不精黽勉不輟遂闢古醫法之正路它日道行于天下良有以也傳曰篤信好古守死善道其先生之謂歟

東洞先生曰萬病唯一毒衆藥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體安始無益損於元氣何補云乎哉而世醫好言補者蓋重賂之心便之也彼豈不知補之無効哉令夫世俗不知醫醫曰補則喜曰攻則懼醫而好言補者是以容悅事人也可耻之甚醫道之禍莫大於徼利醫道之訣莫先於守廉戒之愼之若有拈一補字以媚世者非吾嗣也非吾徒也

又曰死生者命也自天作之其唯自天作之醫焉能死生之哉故仁不能延勇不能奪智不能測醫不能救唯因疾病致死非命也毒藥所能治已蓋死

生者醫之所不與也疾病者醫之所當治也故余常曰盡人事而待天命苟人事之不盡豈得委於命乎是故術之不明方之不中而致死者非命矣執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規矩死者命也質諸鬼神吾無愧爾世醫動輒預定其死生彼其意謂斃於吾手則害于名矣間有一二中者益信其臆不爽也夫察聲氣色脈其死生周官所命也豈不可乎雖然察之以臆脈之以臆使其生者輒編之鬼籍恕乎束手以待其斃是豈仁人之用心乎故既脈其死猶且盡吾術以望其或生古之道也然而不生然後可謂命也已矣唯重其名故唯脈其死不能忘死生於執刀生間所以惑也唯重其仁故唯脈其生所以不與也

又曰方者莫古於仲景而仲景為傳方之人非作方之人也蓋身為長沙太守博集群方施之當時以傳後世而其書具存焉故欲用古方者先讀其書方用可知然後藥能可施能乎雖然未知藥能則方用亦不可知也況方意不可解者甚多矣蓋雖仲景亦或有不解者雖則

或有不解者而昔人所傳既用有驗者又奚容疑焉降至千金外臺書方劑不古者居多其可取者不過數方而已概多味者可疑矣世有欲以數藥兼治數証者自謂無不中也亦唯暗投瞑行也已學者思諸

又曰醫之處方也隨證以移惟其於同也萬病一方惟其於變也一毒萬方故鷄蠶家零時為帝也董及桔梗互為宰也奇偶乎正乎縱橫取舍醫師之術也世人善讀此語治疾之道思過半矣

家大人嘗謂逸曰疾醫之道易學而難得易知而難行蓋其為道平易簡明絶無駭雜奇異之方亦無迂濶怪誕之法故易學之易知也雖然苟非思慮深遠技術圓熟不眩死生者不能與于此是所以難得難行也可謂至言矣

漢書三國志并無傳則不能無疑且建安之時劉表牧于荊州僭偽稱制自立官府而不奉漢室之命者十數年漢不得復置太守也加以其文亦多可疑者是世醫所以呶呶聚訟也以余觀之如序

文之眞贋事蹟之顯晦不必深論唯善讀其遺策
沉研潛尋繹而有得則萬病之治可運諸掌上焉此
之謂踐履之學此之謂有用之學
傷寒論自序為後人假託無疑而姑存之亦足以為
考攷之餘羊矣山田正珍從千金方刪訂又攷證
史建安作建寧後漢靈帝年號紀年紀以
為年號也證史曰張機字仲景後漢靈帝時舉孝
廉官至長沙太守由是觀之舊本作建安者蓋傳
寫之訛已若夫建安獻帝年號與感往昔之文不
合又考後漢五行志自建寧四年至光和二年相
去僅九年大疫三流行與所謂未十稔之文合如
符節可見其稱傷寒者果是天行疫疾無疑否則
未十稔之間何以至於病且死若斯已甚乎故千
金方引小品方曰傷寒是雅士之辭天行溫疫是
田舍閒號耳外臺天行門亦引許仁則曰此疾方
家呼為傷寒是也李氏之說雖難遽從書以俟後
攷

山田正珍傷寒考記張仲景事蹟搜羅殆盡矣然卒
好事之詭談虛構之詮說徒足以供詑柄耳南陽
府志載張仲景先生祠墓記募建張醫聖祠序其

事雖難盡信亦足資千秋古宜一覽焉
仲景見王粲一事皇甫謐何顯唱之於前趙開美李濂和之於後至今嘖嘖鱠炙人口然其事奇異不可信蓋亦妄意推尊欲神其技以傳世耳太平廣記淵鑑類函亦載此事然二書之作專以博收為務固多不可信抑者至說郛所載廣汝明古琴疏則怪誕極矣
仲景傷寒雜病論當三國兵火之餘殘缺失次晉王叔和詮次以傳然已非其舊物顧其間微言大義斷乖失必多矣是蓋亦太醫變也自後分編改題不一而止自宋以降如林億校定成無己注解徐鎔校刊王三陽傷寒纂目吳肖愚醫統正脉趙清常仲景全書方九龍傷寒論條辨喻嘉言尚論編程郊清傷寒後條辨張隱菴傷寒論集註張路王王繽論錢天來溯源集王肯堂証治準繩乾隆御纂醫宗金鑑等解釋論辨其旨趣各不同然要不過陰陽經絡榮衛府藏之說焉蓋漢醫之學無不以素靈為根柢以此臨仲景之籍其不得本旨不亦宜乎
山田正珍曰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主傷寒立論附以雜病者也然其書散佚不少矣王

氏叔和得殘缺之餘撰次以傳林億等所謂翰林
學士王洙於蠹簡中得者是也其題曰金匱玉函
要略方者後人推尊之美名耳先是好事者分取
其傷寒部勒成十卷以行乃今傷寒論是也及林
億等校王洙所得之本以其傷寒部大與傷寒論
同而雜餘多缺略故獨取其雜病以下校定以成
三卷乃今金匱要略是也故金匱之與傷寒本是
一書所謂傷寒雜病論是也王燾外臺秘要引金
匱之所載以為傷寒論者亦由此已其不云傷寒
雜病論者省文乃爾猶引千金要方云千金引病
源候論云病源類亦以其主傷寒立論故也耳
又曰叔和之撰次傷寒論也有釋原文者有攙其說
者有以三四字若十餘字加入原文者玉石磊砢
淄澠涸渭失其本色者久矣雖然觸類推例參伍
考之文字雅俗法方那正熾乎有差別又何患其
務亂乎是予之所以為刪定也庶幾使來學不眩
叔和之奸也
又曰金匱要略者蓋雜病論之遺也然為叔和撰壞
遂失真面目其可信用者十中之三四耳
又曰今之所傳傷寒論不啻失仲景氏之舊亦失叔

和之舊脫簡衍文糾繆錯亂愈遠而愈失其真至其甚則有漏以雜病之文者如大陽篇風濕條少陰篇下利便膿血條厥陰篇下利便膿血條諸條是也所謂下利便膿血桃花湯主之熱利下重白頭翁湯主之皆今之痢病也下利差後至其年月日復發者亦豈以傷寒言之乎此類頗多不可不擇也又曰厥陰篇亡而不傳矣叔和患其缺文補以四章所謂厥陰之為病消渴云云厥陰中風云云厥陰病欲解云云厥陰病渴欲飲水云云是也後人復患其淺略拾取其散落者附以雜病之文何以知其然也蓋厥陰者陰証之極至深而至急者也其文雖缺以意推之四肢厥逆煩躁吐利脉絶欲死者固不竢言如少陰篇所叙吳茱萸湯通脉四逆湯証是也而今厥陰篇云四章無一及此者其非仲景之舊可知也玉函經僅舉此四章以充厥陰一篇而不及下利嘔噦諸條豈非叙和真面目乎其下利有微熱以下至嘔噦等條皆金匱之所載非傷寒之文也豈非後人拾取其散落者附以雜病之文乎

又曰辨脉法平脉法傷寒例辨發汗吐下篇並係叙

和之補入
又曰瘧濕暍者雜病也不宜在傷寒部內況金匱之所具備乎
又曰瘧濕暍霍亂等屬雜病也而傷寒論中並收之可見今之傷寒論分取傷寒雜病論以成編者也
又曰世有仲景全書玉函經者其文與傷寒論大同小異間有益于參考者是亦古之好事者流分取傷寒雜病論以成編者已林億等金匱要略序曰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宋史藝文志曰張仲景金匱玉函八卷王叔和集皆指此書而言平安畑惟和字柳安者著斤竪斷論此書曰今坊間所刻玉函經清陳世傑偽撰以欺夫小子無識之徒已望三英竪官玄稿亦曰近歲有玉函出焉不能無疑博雅君子自辨真贋吁二子何疑玉函之甚以上諸說是正珍融合前人之說厠以自己所見者其論甚佳故錄之
山脇東洋天資豪邁學識深邃儼然睥睨一世痛斤晚近竪學著竪則一篇以古竪道自任予少時嘗讀之已知其為豪傑頃者獲肥之暇再取讀之益

歎才量之優學識之卓矣以獨嘯庵跋尚旦推服其德量舌橋汗流敬奉其教亦足見東洋之韻度

香川秀庵贊超拔之資學醫於後藤艮山受學於伊藤東涯唱儒醫一本之說著書數種行餘醫言尤為該洽其辨破古今醫法之偽妄快剔梏擊不假餘力議論痛快足以啓迪後進矣然其於仲景猶弁髦視之曰無一書一人可祖述憲章故不得不自吾作古何自許之太過也今熟讀其書而叓致之於仲景之道未有所契也世見其翻飛雕傷寒雜病論以為實崇奉繼千東洞先生而透者不究其說之歸宿耳也其著作不啻文辭通勁立論成說多前人所未有學者善讀其書而究旨趣之所存於処療之方太有裨益

伊藤東涯恐仁齋之誤

獨嘯庵之為人倜儻魁偉以經世自任如醫業固非本色如漫遊雜記囊語等足以見其器局學術焉天假之年其造詣有不可測者不幸早歿惜哉

獨嘯庵曰學道忘也行醫業也不以忘廢業不為業弃忘忘不可不勉業不可不精焉古之人有抱道

而隱於耕漁之間者乃以其憂天下之志(心)為憂耒耜不利之心以其思人民之情為思網罟不密之情居居然而耕得得然而漁然豈曾一日忘天下乎故與夫乘風雲之會而顯其績得水魚之遇而成其功者其蹟雖異而其志則同矣夫子不言乎能成乎

又曰今世學古醫道之徒事師僅不過一二年其中未有所得飛飜歸家鄉偶遭(遭遇)順境痊得痼疾數人則振枝自豪以為人無復我加矣遂侮弄甘遂巴豆誤治誤人躬隨迍邅(迍邅若)則遽苦老狗猫兒垂首惱尾乞憐於朝市之人從前集毒(聚毒)之藥裹(裹糉)飛飜為糉(糉)榮益氣之棲宅何其無特操也

又曰凡百技始乎巧終於拙出乎思入於不思故巧思極則神妙神妙則自然自然者不可以巧思得不可以歲月到不可離巧思而得不可外歲月而到

又曰世醫動謂傷寒論之於外邪天下莫以尚焉至于雜病則未必然嗚呼卑卑哉夫傷寒有萬病萬

病有傷寒溫互參究始可能治傷寒亦始可能治
萬病故傷寒之為書極證之變化以盡其治法萬
病自顯列其中乃雖雜病亦豈有尚焉者乎是以
學者苟能研究底礪一桎驪珠於此中則治術之
大本自立而千金外臺元宋遼明之瑣言家說亦皆
為我使用猶正統一定則九夷八蠻患奉其正朔
也
東洞先生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無取於鑿矣如表
裏為陰陽上下為陰陽猶可矣至如朱丹溪陽有
餘張介賓陰有餘之說穿鑿甚矣後人軓兩家之
中以為得其所謂子莫之中耳其他如六經陰
陽不可強為之說非唯無益於治反以惑人學者
思諸
又曰五行之說已見虞書及洪範下至漢儒熾言之
素問難經欲由是以總天下之衆理窮人身之百
病說之若肯刻然雖然要皆論說之言已令軓其
說施之匕術則致謬千里是吾黨所以不取也後
人增演其說以誇窮理可謂無用之徒也已
又曰五運六氣者無驗於病也考司天在泉推大過
不及定寒熱溫涼按主病試應脉者無有其驗可

謂迂矣要是陰陽家之言奚取於疾病繫乎

繫周南曰天純陽地純陰人生中間稟中和之氣所謂保合大和是也人與天地殊也不可謂以陰陽而無名則言不行故姑假陰陽以標其名已矣實猶酒之於水穀酒者水穀所成而酒豈可以水穀

論哉

繫柳莊曰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陰陽者天之極也昔者聖人作易畫奇以象天畫耦以象地於是乎有卦爻焉於是乎有象象焉觀其所由者唯是兩兩相判有天斯有地有地斯有左右向背晝夜昏明一統之陰與陽有生斯有死左右向背晝夜昏明一統之陰與陽有儀刑焉有標準焉以通幽明之故以極死生之變故言陰陽者惟易為至矣及百家衆技之流興也莫不藉以為其說焉而刀圭之術素欲以視不可見物而識不可知事苑乎無有津涯洋乎無有端緒則亦不能不藉以為其絪而表裏內外氣血府藏緩急差劇補瀉宣導一以為陽一以為陰而後證可得而見焉而後治可得而施焉是繫之所以藉陰陽也至于素樞之書作也專主張其說旁及五運六氣九宮八風圖書洪

範緯星曆卦氣歲終之類無不取以為其說者而為辨為辭錯雜不可窮焉是以後世鑿流唯理之窮唯數之推而區區終身於雕虫之役者比比皆然秦漢以來千有餘年滔滔不反及降及宋元此弊益甚自彼儒家之所修與道士之所崇莫不惡

其愚之甚耶夫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自儒佛自佛易自易詩自詩律正聲音曆推歲氣五運六氣九宮八風以窮天地之變陰陽五行孤虛旺衰以通

造化之妙彼自有其道而此竟不與焉無已則五味五色除病養精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鍼砭以刺之灸艾以炳之使人無虧損天年則醫之能事畢矣若夫天時寒燠地氣燥濕則其切於身者固不待之理與數而虛實冷熱疾痛痒痛視之色聞之聲問之診之觀其所由然者治療之法亦有餘矣彼其俗子不知求諸此乃營營習之喋喋辨之垂惟藪藪亢顏自稱師匠徒取嫗黃口致惑自俗比賊夫人之子而謂之濟世之術吾知其固不足以齒及也夫然求糈於公候之門糊

口於州里之間吾謂之為國蠹豈亦過刻哉且夫
素樞雖託言軒岐其實成乎漢儒乎不可拘者固
多矣然其時去古未遠是以亦有古道存其中焉
八十一難亦稍古未可全廢也二書之言糅而精
之亦有以為方技之一助唯如夫運氣諸論則於
深後人不知妄以六經為解牽傳會遂失其本
旨蓋陰陽猶表裏也有表之表有裏之裏有裏之
表有裏之裡又欲在其兩間立淺深之中則分為
六層而大小陰陽陽明厥陰以為之紀耳若以係
六經乎經絡乃筋肉之分有何表裡有何淺深且
十二經者其六在手其六在足而論所云者特不
分手足後世乃言傳足而不傳手誠如其言乎臟
唯有脾肝腎腑唯有膽胃膀胱而腸之與心肺何
以在其所遺哉凡仲景諸論間有與素難異者不
論五行不分經脈不辨藏象不說藥性可見其自
為一家也且論以傷寒名者以其最居多也所載
者不必止一病自叙編次之後分裂無統莠苗竝
收如辨脈平脈傷寒例乃其充者也而林億等素

不辨緊事漫為庸淺之說至使人有遺內之憾誣亦甚矣若夫玉函方論則亦益甚焉而甚部類病號者皆後人所摘取而固非長沙之舊也註家妄意併合名為全書者可謂鹵莽已明人或纔知其非稍加刪定者見非不卓矣然其所解依然宋元之故習要之以五十步笑百步之類已俞程諸子之辨唯出入其間至如夫本旨則亦益遠矣

又曰火氣為熱水氣為寒固不須辨也後世以火熱為二物其在藏也曰肺火曰肝火曰胃火曰命門火曰虛火曰痰火曰鬱火曰遊火曰邪火豈以其

煩渴者為火耶將以其昏悶者為火耶是唯軀中之滯氣沸鬱使然者諸（謂）之熱則盡矣抑以其薰蒸者為火耶將以其喜怒者為火耶是亦造化之變態激發使然者謂之氣則備矣亦何必須火字為哉夫火之炎炎唯就燥就乾人身活血浸潤達于四體火將何由乎生譬猶草木苟有生氣者固非火之可著也況夫藏府外有血液內有精汁包以脂膜火將何由乎著焉然其閉藏固蜜能包函夫一氣則溫潤有常而無凝結澁滯之患若其抑遏為變而怒號不息則舊迅不啻而為煩為渴為燥

為悶翕翕發熱鬱鬱出汗噦噎嘔噦失精亡血皆
是滯氣所使而其狀實如不可樸滅者也然一旦
開其壅通其塞而薰風卒至煩熱漸退則藏府血
精雖微減耗而筋骨皮肉終無見一點餘燼矣是
其非實有火者可見已乃其奮迅為變者唯氣之
所使然者亦何疑之有譬如三伏之暑焉溫砂礫
金裸祖不可勝者亦唯大陽之氣鬱謂之熱則可
矣謂之火則不可也且夫冬日雪霜既繁堅氷漸
厚加以北風則其寒砭肌骨實有不可耐者焉而
人在一室之內無戶牖之隙被衾褥之厚強令抑
鬱其氣則如蒸如浴而汗亦浹背矣是豈火之所
使然耶亦皆一氣之薰蒸耳是不啻人為然也櫻
桃在窖先時著花齠齔入廁不日發黃非日以曝
之非人以迫之而能使之變其常者何哉以是一
切歸火乎雖五尺童子亦必不為然也故如疾有
寒熱亦唯斯氣之過不及耳非藏府所係也非水
火所使也大抵人身之與天地肖則肖矣然亦有
異焉者大小之分為爾若謂天地所有人身亦皆
具之則宽狄禽獸虫魚草木亦皆人之所有耶故
論天地者固當能盡天地之有論人事者亦當能

盡人事之變論人及天地猶談井及海也可謂無用之辨矣故張機之論方唯曰熱不曰火唯曰津液不曰水其能成一家不為時論所惑者吾黨所以為宗也

井上公峴曰自伊物二公首唱復古海內靡然嚮風雖小道亦必倣之遂有癸陰陽排五行去素靈諸家直講張仲景書者動輒曰是非仲景之語也夫素靈固出於後人而漢儒之學原于陰陽五行仲景生於其後焉知今所謂古學者乎故有陰陽五行之說無害其為仲景也謂之仲景之誤則可謂之後人攙入則不可且易說陰陽書載五行六氣見於左氏豈與先天後天理氣體用無礙之說同乎唯其於治病無所當則置而不言固其所已至其謂之復古則既無徵於前後何所復之有金峴此言詭說東洞先生甚矣金峴之無忌憚也請得而辨之夫金峴論醫未嘗學其術未嘗履其實欲以口說壓人亦不過乎凡百之道知之易得之難雖然其實言之詖難矣何也學而知之知而行之行而得之得而後言之其唯得而後言之故其言也信矣難乎其言之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焉又曰行之難矣言之得無訒乎今未學其道未行其事而囁囁論之訑訑辨之金峨豈得無非聖門之罪人乎夫周易之陰陽洪範之五行是開物成務之道利用厚生之教固非為鑿事發也素樞之書欲假重於神聖取信千後世故高論陰陽五行之理專說幽明之故死生之變以誇燿吾道其言巧而似乎是其事遠而虛乎實先生所以排陰陽五行去素靈諸家者蓋以此也已而魏晉唐宋以至元明凡鑿之所言要万口一談無能出其樊籠者獨先生開大活眼立大議論攘斥陰陽五行補虛益氣之浮說張皇仲景氏攻耶伐毒之實學先生之深量遠識豈曲學陋儒之所能窺知多見其不知量也

後漢桓帝元嘉元年詔舉獨行之士涿郡崔寔至公車不對策而退著政論其略曰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鑾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違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

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亂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富哉言也當與臧孫伍員之言為鼎足之論焉崔寔與仲景同漢末人其言亦若出于一口可謂奇矣蓋其時去古未遠微言奧義有尚存焉者按傷寒之名早見于焦氏易林其在歷史此為始熊經鳥伸見于莊子前意篇淮南精神訓又後漢書華佗傳有熊經鴟顧之語

藕子瞻曰藥能醫病不能養人食能養人不能醫病信乎言也夫攻疾以毒藥養精以穀肉果菜是古之法言雖有來者誰得易之而篤陶以來違此義者寥寥乎無聞也如藕公此論所希覯可不敬乎

縣周南曰養生之說本於老莊老莊殊樸一般道理而愈疎周禮所載可觀矣經傳諸子間有言及醫者未聞有言道者編素問者欲厚其本始引道家之言攙入焉葛稚川陶隱居其人元喜黃老始隆養生之說養生者本於老莊老莊殊樸一般道理欲托此而保生命於亂世山林隱逸之道也非所以施於人間也鷄鳴起孜孜為善在朝在野日不

給矣何暇得怡澹虛無吹噓呼吸邪雖然多病者得其說而有所取舍亦或有裨益不可一概排斥東洞先生曰藥者草木偏性者也偏性之氣皆有毒以此毒除彼毒耳周禮曰聚毒藥以供醫事又曰以五毒攻之左傳曰美疢弗如惡石古語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內經曰毒藥攻邪古者以藥為毒可以知已後世自道家之說混于疾醫以藥為補氣養生之物不知其為逐邪驅病之設也可謂失其本矣甚則至有延齡長年還少不死等之說庸愚信之煅煉服食以誤其身者多矣悲夫

予嘗就儒門事親枕出其立論確實者數十篇就中校其尤切于事實者五篇以為睨進之標準嗚呼子咏氏以英邁之資卓然唱三法於垂絕之世可謂千古人豪矣

張戴人曰夫養生當論食補治病當論藥攻然聽者皆逆耳以余言為悋蓋議者嘗知補之為利而不知補之為害也余用補法則不然取其氣之偏勝者其不勝者自平矣醫之道損有餘乃所以補其不足也余雖用補未嘗不以攻藥居其先何也蓋邪未去而不可言補補之則適足資冦故病蠲之

後莫若以五穀養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有旨哉其言之也

又曰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裡必虛裡實者表必虛經實者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病之常也良工之治病也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亦有之常也良工之治病或治其虛時粗工之治病實實虛虛其時而幸中有時而不中謬工之治病實實虛虛其誤人之跡常著故可得而罪也惟庸工之治病純補其虛不敢治其實舉世皆曰平穩誤人而不見其蹟渠亦自不敢省其過雖終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補藥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補藥補我彼何罪焉臨死而亦不知覺夫粗工之與謬工非不誤人惟庸工誤人最深如鯀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補者人之所喜也攻者人之所惡也醫者與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見用不若順病人之心以獲利也豈復計病者之死生乎嗚呼世無真實誰能別之今余著此汗吐下三法之詮所以該治病之法也庶幾來者有所遇藉耳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攬而留之可也

雖愚夫愚婦皆知其不可也及其聞攻則不悅聞
補則樂之今之醫者曰當先固其元氣元氣實邪
自去世間如此妄人何甚多也夫邪之中人輕則
傳久而自盡頗甚則傳久而難已更甚則暴死若
先論固其元氣以補劑補之真氣未勝而邪交馳
橫騖而不可制矣今余論汗吐下三法先論攻其
邪邪去而元氣自復也況余之所論之法識練日
久至精至熟有得無失所以敢為來者言也諸風
寒之邪結搏皮膚之間伏藏經絡之中留而不去
或發疼痛走注麻痺不仁及四肢腫痒(拘)灼瘨可汗
而出風痰痰宿食在腸胃或上涎可湧而出之寒濕
固冷熱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乃知醫人
止有三法無第四法也然則聖人不言補乎曰益
汗(吐)下以若草木治病者也補者以穀肉果菜(肅)粮
口體者也夫穀肉果菜之屬猶君之德教也汗吐
下之屬猶君之刑罰也故曰德教興平之粲肉刑
罰治亂之藥石若人無疾粲肉而已及其有病者
先詶伐有過病之去也粲肉補之如此已治矣刑
措而不用豈可藥石為補哉必欲去大病大療非
汗吐下末由也已

又曰下之攻病人亦所恶聞也然積聚陳垢于中留結寒熱于內留之則是邪逐之則是邪內經一書惟以氣血流通為貴世俗庸工惟以閉塞為貴又止知下之為瀉又豈知內經之所謂下者乃所謂補也陳垢去而腸胃衛津瘕癖盡而榮衛昌不補之中有真補存焉然俗不信下之為補者蓋庸工妄投下藥當寒反熱當熱反寒未見微功轉成大害使聰明之士亦復不信者此也余嘗以大承氣湯改作調中湯加以薑棗煎之俗見薑棗以為補脾胃而喜服不知其中有大黃芒消也惡寒喜暖取補自古至今天下皆然此內經之法抑屈而不伸者也此藥治中滿痞氣不大便者下五七行殊不因因之次日必神清氣快腸空食進內經曰脾為之使胃為之市人之食飲酸鹹甘苦百種之味雜湊于此壅而不行蕩其舊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況中州之人食雜而不勞者乎中州之醫不善揣掃除余倉廩使陳垢積而不能去也猶曰我善補大罪也此藥有奇功皆謂服之使成傷害乃好丹而非素者也或言男子不可久瀉婦人不可久吐何妄論之甚也可吐則吐可下則下豈問男女乎若

大積大聚大病大秘大涸大堅下藥乃補藥也余嘗曰瀉法兼補法良以此矣

又曰夫一身猶一國也如尋邑百萬圍昆陽此五實證也故蕭王親犯中原而篤戰如何內飢而又經火災此五虛證也故汲黯不避矯詔而發倉廩此可與達權知變者論不可與貪常嗜瑣者說也故曰庸人誤天下庸工誤病人正一理也

又曰我方攻病豈欲常服哉疾去則止藥若果欲養元氣五穀五肉五菜非上藥耶亦安在枯草死木之根荄哉

紀曉嵐曰張從政宗河間劉守真用藥多寒凉其汗吐下三法當時已多異議故書中辨謗之処為多丹溪朱震亨亦議其偏後人遂并其書置之然病情萬狀各有所宜當攻不攻與當補不補厥弊維均偏執其法固非竟廢其法亦非也惟中間負氣求勝不免過激欲矯虛實論病久漸概以峻利施傳其學者不知察脈審症治遂致為世所藉口要之未明從正本意耳余謂從正負氣求勝故其議論不免過激過直然立千古未曾有之言以別開生面者宇宙間能有幾孫

一奎曰戴人未當以攻擊蒙議斯言矣
丹波元簡曰初學診脈之際心以為弦則如弦既又以為緊則如緊除浮沉小大滑濇等之外皆為爾警之靜坐聞鶺鴒聲心聽脫而不脫布袴詑德不孤而聽之則莫聞而不德不孤益心預有所期也此言實為世醫之針炳矣蓋今之言脉者雖稱老于宿匠者尚恐未免此弊也豈特初學而已乎哉
縣周南曰臟腑之不可窺論猶造化之不可窮則矣如五臟配五行無論心肺若中黃以徵脾土筋青

以徵肝木較為近焉然獸中黑禽失白魚骨有白有青凡羽毛鱗介之文彩色澤豈皆究其理而得其說乎大抵造化之妙非人智之所知猶宇宙之不可測識古人大概立數目以為標識而已得筌為魚者安知其真邪
東洞先生曰周禮曰參之以九藏之動而不分腑也仲景未嘗論矣無益於治病也傷寒論中適有之然非仲景之口氣疑後人攙入也夫漢以降以五行配之以相克推病旦曰臟六而腑五曰有命門有心包有三焦其說帶

帝堅白要皆非治疾之用矣

縣柳莊曰五藏之目曰心曰肺曰肝曰脾曰腎醫家
聚以為正而月令玄經亦祗焉但其五味五形所
主校之管子則有徑庭固非一定說文淮南子
則以膽為藏乃云心為之主後世亦有祗此說者
焉唯人習聞素樞之言故不復揅之齒牙以余觀
之二子之言稍近千理矣

又曰九藏之目鄭玄章昭其說指掌蓋古者無分藏
府人身中所有其中亦皆有所藏者直謂為藏耳
至有五藏六府之說遂分為陰陽為清濁為先天
後天之象焉而九藏之言亦有不可廢者於是旁
及外形以耳目鼻口亦克其竅素問所謂神藏五形
藏四是也夫藏以有所藏故謂之藏而以七竅充
之固非其所也而亦云眼五藏之華其它孔竅皆
內系之五藏其言之無頭緒而矛盾相乖者如此
且也周禮云兩之以九竅參之以九藏者若以耳
目為藏乎何獨叟曰九藏後人不能讀古書妄襲
燕石不辨無贋者類亦如此其不取笑於周人可
謂幸已

又曰古人註經傳者專有相傳之說其餘則訓詁而

已聖人亦於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無它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後世不然剔之抉之不獲不置格物窮理之教宋元為已甚矣鑿家亦尚焉凡素樞八十一難以至脉經本草病論方書之言字字句句皆要有理準準強傳會縱橫逕出乃至於損益原文以達其意非誣則鑿使岐軒越人復起必將先訴其寃焉古論有之曰使藏府能言鑿師色如土昔人既為然而今也風波之人縱令土也可得入亦昌所免罪邪窮理者必物推事窮至其所不東洞先生曰世之好言理者

通鑿以誣之蓋理本非可惡者也惡其鑿焉耳故雖口能說百病之理而難其治者為其鑿也夫理無定準疾有定證豈可以無定準之理臨有定証之疾哉故吾嘗論其已然者不論未然者又不論其所以然者蓋事理相依不離者也故事為而得之理默而識之

又曰鑿意之說一出而世之校兒以為口實曰鑿之道唯意以推之何必讀書受業而後為之邪吁妄哉陋哉豈可與言道哉蓋鑿之為道自有一定法何鑿推妄行之為其如是也不由規矩以擬方圓

不用繩墨而置曲直豈得不差乎學者思諸

後漢郭玉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効應性仁愛不矜

雖貧賤厮養必盡心力而醫療曰醫之為言意也

勝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毛即無神存於

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又唐許胤宗善

醫或勸其著書荅曰醫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

意之所解口不能宣脉之妙處不可虛傳著方劑

終無益自是以降人皆以二家之言為醫術之要

音動輒曰醫者意也何必讀書受業之為殊不知

郭玉語鍼法胤宗談脉理矣近來補脩周漢之方

法者或亦奉其言豈不左乎夫醫之為術也死生

係焉至理存焉苟用意不精何以為醫然有道有

法豈特意而已若不率先賢之道術不由古哲之

方法特任心意逞臆想以莅病變何其不殘生靈

者王仲任曰昔者孔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

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曰吾

能治疾問之何用治病曰以心意病者必不信也

更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何用治民曰以材能

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

任用使之乎因是觀之醫之言心意未必叙于郭

玉也而其妄自可知矣
凡意之處事業六藝兵法以至瑣術小技非心意思慮何以能成之乎雖然其事各有道而傳焉其業各有法而存焉是故不遵其道不履其法直任一已之意能成其業者未之有也醫學亦然苟欲精其技術當由古訓以修之修而得諸已則意生乎其中矣是聖賢所以孰物而垂教也故事不由古訓而其不落恣意妄聽者幾希矣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不如學也學者可不深思乎
世醫篤信子華子醫者理也理者意也之說余獨疑其不似古言何者如諸曰天者理也心者理也道者理也禮者理也宋儒所家談户說也子華子亦好言理以對道對情對義對事遂至謂醫者理也理者意也不亦鑿乎其文雖頗模擬古樸決非周代之筆并子政序雁偽無疑其成于趙宋也斷乎明矣往年侍綾瀬先生與社友評隲諸子論及子華子異見蠭起衆議喋沸終無定決余舉所嘗持論質諸先生先生曰汝言是子華子全金出宋人詭託故彼邪有識之士皆唾棄不取特遭二十九子品彙中為收錄所謂不韋而傳者而陋儒奉之為

道德存養之至要庸豎信以為攝生治療之奥旨
動輒曰豎者理也理者意也豈非為野狐禪所魅
者耶滿坐赧然後得古今僞書考讀之益喜鄙說
之不愆而先生之言有明徵也因記于此陳直齋
曰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依託也
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
子見昭僖侯昭僖與孔子不同時莊子固寓言而
家語亦未可考信當出近世能言之流為此以玩
世耳周氏涉筆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著文字淺
陋不類向毘子止曰多用王氏字說謬誤淺陋殆
元豐以後舉子所為耳胡元瑞曰此必宋人姓程
名本者所為先儒所論蓋如斯嗚呼寶鑑高懸妖
魔無所逃形豈不痛快乎古人有言曰為豎者在
讀豎書讀而不能為豎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為
豎者也豈特豎書之讀已云乎

孫思邈曰凡小兒始生肌膚未成不可暖衣暖衣則
令筋骨緩弱宜時見風日若都不見風日則令肌
膚脆輭使中傷皆當以故絮衣之勿用新綿也凡
天和暖無風之時抱母將兒於日中嬉戲數見風
日則血凝氣剛肌肉牢密堪耐風寒不致疾病若

常藏在幃帳之中重衣溫暖譬猶陰地之草木不見風日脆輭不堪風寒也

又曰小兒不能哺乳當與四味紫丸下之小兒始生生氣尚盛但有微惡則須下之必無所損及其愈病則致深益若不時下則成大疾疾成則難治矣

凡下四味紫丸最善雖下不損人足以去疾又曰小兒冬月下無所畏夏月下難愈然有病者不可不可下

楊上瀛曰凡臍風撮口胎風撮口鎖肚撮口痢腸撮口卵疝撮口皆出鬱結于腸胃閉不得通腹中滿脹肚上青筋撮口不乳症候甚急用紫圓子利之纔通疾去兒和用者敬信而已

陳復正曰小兒變蒸發熱不解并挾傷寒温壯汗後熱不退歇及腹中有痰癖哺乳不進則吐哯食癇先寒後熱以紫圓下之

王碩曰名醫云小兒哺乳不節化為痰癖痰滿則瘡日久為癇慎勿以驚藥投之宜每日隨兒大小以紫圓與之一以消乳食使痰氣隨下其症自然磨退良妙此藥固是小兒之妙藥余以此治大人因滯吐症極效又一切痢疾亦先服數十圓然後治

直宋此文全方紫圓主治之文也似可刪

痢尤切當
張戴人曰小兒初生之時腸胃綿脆易飢易傷
易實易寒易熱又曰今之人養稚子當正夏時以
綿袂裹腹日不下懷人氣相煦見天稍寒即封閉
密室睡穩下幕煖炕紅爐使微寒不入大煖不泄
雖衰老之人尚猶不可況純陽之小兒乎君子當居
密室亦不當如此之大煖也王肯潛夫論曰嬰兒
之病起傷於飽也今人養稚子不察腸胃所容幾
何但聞一聲哭將謂飢驅急以撞乳納之兒口豈
復知量不吐不已及稍能食應口輒與夫小兒初
生別無伎倆惟能號泣為強良耳此二者乃百病
之源也嗚呼五子之論實可謂育幼之善法也矣
東洞先生曰初誕之法務去胎毒為主且不早與乳
可也二三日為度若早與之其毒難去如朱蜜茯
苓五香等何毒之逐不用而可至其有病者莫令
綿延須急攻之今人動輒謂人之稟性古今自有
厚薄今也薄矣故不勝攻擊也宜補之惡是何言
哉夫人者與天地參焉天不裂地不壞何唯人之
異哉雖草木亦然以今之藥攻今之疾何畏怖之
有

又曰瘟疹之證古籍不概見焉東漢初始有之本邦則聖武帝時云蓋天地人物無古今一也豈古有之者無于今今有之者無于古哉意者自古有之不傳其名已其為病也始與癰瘍無異矣治法亦以除毒排膿為主如補瀉二法則不知者之所立耳蓋見毒酷而死者也未見毒盡而斃者也其斃者是酷毒壅塞之所致也豎其詳諸

瘟疹之為胎毒其論尚矣以其生涯一患無再染謂穢毒為疫氣所鼓動而發者理或然也唯其於治法以隨脉症為矩矱胎毒之與否非所拘也順瘟平瘟無疾苦者唯調攝可若逆瘟難瘟苛毒為虐者安危係乎呼吸死生判乎眴睨非峻劇之劑難共爭鋒也且自初熱而見標而起壯灌擬其逐次之手段機變之應制自非敏達之士難乎其能之也

嬰孩之諸患係蛔蟲多矣蓋以平日飽暖過度且偏食甘脆蛔之所以生也如吐瀉腹痛驚癇疳癖瘧等多為蛔蟲所擾亂以致危劇者但其証候雖變幻百端比之大人則較易診得耳

蛔之為虫自長沙而論矣蓋喜唼甘脆膏粱膩糟或

耽麴藥是以腸胃鬱蒸蛔之所以生也其為症多面色痿黃惡心吐沫心腹刺痛痛為移動或惡聞食臭或吐清水或咽喉如有炙臠脉結濇若緊細者又小兒間有好唉土炭茶蔫等者是其候而易知者也又傷寒心煩懊憹厥逆筋惕嘔噦及痢疾嘔逆不食霍亂腹痛厥冷黃胖嘈雜反胃痞悶勞瘵吐涎妊娠惡阻胎產血暈嘔逆蓐勞心煩大病後鬱悶不能眠或平素心下妨悶項背強急者或每寐發哈囈等挾蛔虫者多矣諸如此症診候不精到何以得其情狀而救之乎嗚呼吾道之要妙

談何容易學者宜研精古來治蛔之方多矣然其所用粉錫烏梅蜀椒苦楝蕪荑芜荑雄黃使君子蘆薈雚雚雀虱雷丸之類耳未見用鷓胡菜者諸家本艸亦并不載之東壁綱目稱博採尚猶不收獨何喬遠閩書卷百五十南產志部中始載之乃知此物唯生于南海而它処不產之是以世之知之者鮮而且少也我邦自古為去胎毒治蛔虫要藥也夫蛔之為患比乾之也近古為尤甚而鷓胡菜之効非它藥所能及也嗚呼天之生物而利人何無所不至豈不奇乎

生産者婦人之常故如平産順晩娩唯保護以任其自然不藥而可也若夫横逆險難及有疾病者有死生迅速不旋踵者苟非究手術之委曲審藥劑之處置以為之治不能起死回生也是故産孽之術醫家尤當講究熟錬焉治驗之録淳于意為之嚆矢焉蓋詔問之不可辭於義亦無不可也今也庸凡陋劣之徒倏然自居國手之列叨弄虚文以詡翔耀其術救急濟癈衒口而發醜婦倣顰不知受大方之僇笑也余覽獨嘯庵漫遊雜記每每記失監誤治之過可謂淳于君子矣近世之醫殊多誇諱絶不見此等之人

橘黄醫談卷上畢